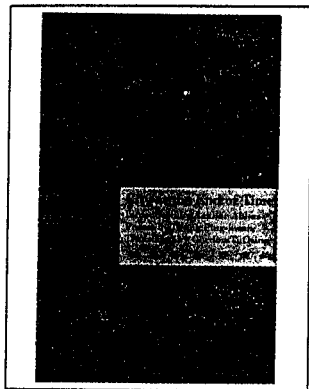


梁秉鈞：
《形象香港》



出版資料：
香港：曙光圖書，
一九九二年（初版）。

梁秉鈞的《形象香港》*City at the End of Time*是一本中英對照的詩集，但跟其他中文詩集英譯有所不同，《形》內除了有中文詩原文和由美國詩人奧城(Gordon T.Osing)跟作者合作的英譯之外，還有兩人有關香港文化的討論和阿巴斯(A.Abbas)的〈最後的貿易站——詩與文化空間〉論文。所以這本書一方面是詩集，另一方面也是詩、翻譯和文化評論的實踐。

詩是文化的凝聚，翻譯涉及不同文化對意義的表達，評論則是文化的反省。《形》的中英文版本沒有隱藏兩個文化的不同，相反，差異成為本書的一個課題。例如〈木屐〉，〈江蘇雙溝酒〉、〈在文化研究所看王履《華山圖》〉、〈樂海崖的月亮〉等詩，英譯未必能曲盡原作受古典詩詞的影響，但作者和譯者並未迴避這類作品而選可譯性更高的詩作以迎合世界性口味，反而嘗試保持獨特性、差異性之餘，亦思考文化相涉的可能性，實驗在另一語文中可以產生的新意。

梁秉鈞的詩有一種特色是從日常事物的細察開始而和文化的課題扯上關係。例如「詠物詩」、「蓮葉組詩」及〈木屐〉一詩裏所寫到香港的變化便是由一個「我」的日常經驗說出來，從而反省大歷史的角度。〈邊葉〉和〈辨葉〉是詠蓮，亦可以是向中、英的文化成規發言。《形象香港》把政治和美學連結一起，擴闊了一般英譯詩集的範圍。（黃紐）

參考資料：

1. 文化評論編輯組：〈座談跨文化——形象香港：與梁秉鈞對談〉，《文化評論》，第一期，一九九三年二月，第五十至六十一頁。
2. Gordon Osing：〈梁秉鈞詩集《形象香港》前言〉，石言譯，《香港文學》，第一〇〇期，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第四十六至四十七頁。
3. Ackbar Abbas：〈節錄自〈最後的「貿易王國」——詩與文化空間〉的幾個據點〉，劉敏儀譯，《文化評論》，第二期，一九九四年七月（第二版），第十一至二〇頁。
4. 黃淑嫻：〈陰性書寫、詩與文化討論〉，《瑪利嘉兒》（香港中文版），一九九四年八月號，第八十一至八十五頁。
5. 周蕾：〈香港及香港作家梁秉鈞〉，《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一一九至一五〇頁。